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三

高德正　徐之才

宋景業　張景仁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盧賁

庾季才　李穆

王劭　袁充

裴蘊　虞世基

裴矩

題恩倖

予論曰夫恩倖者士君子所共醜其名也然避其名而

蹈其實則醜之如匯之矣故從其所匯而以崔季舒與王歐和士開合傳或曰季舒歐君歐士開嬖于后不同道然歐明君以媚權臣則其道同歸于嬖矣等而列之季舒其恥乎則凡或啓篡或導荒與季舒同列者其為恥又可知已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見別傳少孤性明敏涉經史長于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大將軍趙郡公琛器重之言于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

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孝靜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田隸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

愚讀北史陸操傳見高澄淫于色季舒為之掌媒宜與本紀內拳毆孝靜事俱入此傳以著其醜

文襄每進書孝靜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孝靜報答文襄恒與季舒論之云

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于是賔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于朝堂屏人拜曰進若得僕射皆叔父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晋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

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

為西兗州刺史坐事免官又以諂廣寧王宅決帝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哭泣久之遷侍中開府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人士奬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禀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

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虎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

三國典畧曰季舒未遇害時家之池蓮莖花為人面著鮮卑帽

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

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産
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
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
爲療護庚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
並流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
思好數朝廷罪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
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
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

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新唐書載太宗貞觀元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極言蒙難各免其子内侍叙以官　愚按季舒黨於高澄拳毆孝静斬自其分特假手後主耳周武唐宗

贈官錄

子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然不改置悖逆者猶以諫死寛之也

高徳正勃海蓨人父顥見别傳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

初為齊文宣儀同開府参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押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從給事黄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参機密稱見親重文襄遇害勲將等以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陽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命愔從行令德正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

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禪代德正又固請猶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勲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荅時杜弼為長史密啓文宣曰若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令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王所為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倔强不過逐我稱帝耳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天位不敢妄據尚人臣

終爾獨何人欲行舜禹事此高德正樂禍教汝又説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卲七兵尚書崔㥄度支

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
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録
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宫茵東齋受禪後
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
城都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若請曰山提先去恐其
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
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
至城南頓所時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

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獻帝知其偽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酔德正屢進忠言

北齊書曰後召德正飲不從又進諫曰陛下道我尋

休令反甚于既往其若社稷與太后何

帝不悦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

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北齊書曰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正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因內忌之與此不同

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切責桃枝

北齊載文宣責桃枝曰爾首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氊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寳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豎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

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

愚按孝靜賢明文宣凶暴德正首唱禪代與自及何異若勸誅諸元是隋虞慶則勸屠宇文氏之前導也身與妻子並戮有以夫　自德正以下凡勸人篡奪為一身高官厚禄地者皆列之恩倖醜之也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

正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德之明高氏得天下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正徐之才並勸文宣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以謝天下帝曰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

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
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
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北齊書曰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
言代魏者齊故葛榮聞之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
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與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
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
能用

徐之才

張太素齊書曰字士茂

丹陽人父雄以醫名江左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大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

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鷰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諸務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夜中不著衣披紅帕起望火出户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除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向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孝明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至洛居南館

禮遇甚優之才藥石多效又閱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

競相要引為之延譽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

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

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

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

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

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

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勍敵恐有挾天子令諸侯

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之才獨云千人遜免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於方術

尤妙大寧二年春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
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
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
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
事斬冢作媒人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
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中之範問靴
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

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舟入海垂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其得處則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去地數丈亭亭而立

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處湯
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再服還成五色物數劑後竟愈帝
每發動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入秋武成小定
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
本屬遂奏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
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汝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
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至
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

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識兼人尤好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

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末入人名是姓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為驢又常與朝士出遊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色不悦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應之才曰生不

為人知死不為人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封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䶊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撻之後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聦明長壽乃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

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和士開嘗淫其妻之才遇
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
事謚文明長子林次子同卿皆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
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位太常卿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
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
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
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

主愛之呼為慱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

在左右與語猶稱慱士胡人何洪珍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髙遂為其兄子取景仁弟二息瑜之女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行幸宿于中道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

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
令揔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
欵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
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
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
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
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言出自寒微本無
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

北齊書作姓奇

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列朝謁見者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蔽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進取一人而已

史糾曰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它藝廁諸儒林徒辱縫掖予是其言故改之

劉昉博陵望都人父孟良從魏孝武入關為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宣帝嗣位以邪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愈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能言昉見静帝幼冲又素奇隋文時隋文以后父有重名昉遂與鄭譯謀引輔政隋文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乃從之及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

禁中每與帝同帳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
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
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入為天子此萬
全計也贊年未弱冠性識庸下遂從之隋文以昉有定
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
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黄沛
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
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時尉遲迥起兵令

韋孝寬攻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隋文欲遣昉譯一人往
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
未嘗為將譯以母老請隋文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
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起兵隋文憂之
妄寢于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
落遂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
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
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帝命禁酒昉使

妄債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
隋書載毗奏曰昉位列羣公秩高庶尹何乃規麯糵
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彈何
以肅厲
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彦宇文忻俱失
職怨望昉並與交數相往來士彦妻美昉與私通士彦
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爲帝後事泄
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乃詔曰上柱國郕國

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禄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決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逈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私許克期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第二子剛苦諫第三子叔諧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

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欣然謂是天贊忻往定
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
無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容為
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
依許為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
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委士彥
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
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

府便爲非法與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
日劉氏應王爲萬曰天子朕訓之尊之望其脩改口請
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
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
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
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與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士
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
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

已處盡士彦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

隋書曰士彦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昉與士彦兒年十五以上遠配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髙熲叩首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之有皆伏誅籍没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前命百寮射取為戒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魏司空道邕子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元后妹即

魏平陽公主也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諠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詔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摠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太子多

失德內史中大夫王德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烏丸為上信臣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太子王 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

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任遇甚重
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
始也以其子善願為婦呂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
史譯頗專權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營私第坐除名劉
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
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有奇表傾心相結至
是隋文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
願出藩取布心腹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

豈敢忘也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摠管督軍事帝從之詔以隋文為揚州摠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伐陳行有日矣會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旣而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

通鑑考異曰若果如此之儀豈得自全宜從之儀本
傳
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註
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為大冢宰摠百揆以譯
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摠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琦為儀
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隋文逾加親禮進
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藉隋

文陰疎之然以其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
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
喻之接以恩禮及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
子元璹成皋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
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
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
對譯又與母别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
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畱之於世在

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詔徵之見醴泉宮賜宴甚歡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何日忘之譯奉觴上壽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

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

隋書音樂志曰譯以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內三聲乖應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兹人蘇祇婆從突厥阿史那后入周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中間有七聲因問之荅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七調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

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調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為均推演

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宫應用林鍾爲宫乃用黄鍾爲宫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蔟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宫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一篇以明其旨且宣示朝廷

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駮其非是譯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大蔟為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為春蕤賔為夏南吕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缺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衆從譯議何妥恥已夙儒不逮欲沮壞其事請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信之譯議㝷良

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于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公定之音樂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大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

唐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曾孫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歷尚

書郎駙馬都尉梁孝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裴請和俄江陵平遂入關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宣帝即位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愈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初固讓裴進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隋文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起義天下騷動并州摠管李穆頗懷猶豫

據穆傳內並無猶豫之說恐亦裴自詡之言

隋文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絲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隋文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開皇元年進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士民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令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久之諡曰安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父道周雍州都督績三歲孤為外祖韋孝寬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

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對之流涕于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遁績聞難赴之遇皇太子于玄武門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總已績有功焉進封郡公拜大將

軍開皇元年以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岩于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帝嘉勞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乱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

隋書載其書曰曩者偽陳獨阻聲教聊申薄伐應時瓦解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醴

吾是隋將何容外交卿宜善思生路曉諭黎元能早
改迷失道非遠
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
信州捴管俄以病乞骸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
望顧問不絕卒于家謚曰安子偲嗣
盧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
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為大司馬賁知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隋文被顧託羣情未一引

賁置左右隋文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赴隋文潛令賁部伍伏衛因召公卿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宫門者拒不内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隋文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説以受禪請

隋書載賁言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寔歸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隋文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宫因典宿衛賁奏改周旗幟

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疏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帝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于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

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周武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于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

之義黄鍾君也而生于臣明為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
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数相符非
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盖隋時
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懸八以黄鍾為
宫詔責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虢懐
三州刺史在懐州決沁水東注名利民渠又派入温縣
名温潤渠以溉舄鹹民頼其利後為齊州刺史耀官米
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謂大司

馬及摠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當位與高頻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昔恩復處牧伯何乃不思報効以至于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貢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貢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貢柳裘皇甫績等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顔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于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

愚按隋文數言即五人鐵案真快論也北史似不必更置一論　周書曰斯固在人欲其悦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

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望後用此道安之帝曰然遂廢之卒於家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頴悟八歳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孝元以湘東王建西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孝元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歴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頃

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鎮荆陜還都以避其患
隋書曰假令猲獠侵蹙止失荆湘社稷可得無虞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江陵覆滅
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
冊府元龜曰周文每有征討常令隋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謂之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欲絶卿南顧之心

曰卿宜盡誠事孫當以富貴相荅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没為賤李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李才言曰

隋書載李才言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晋平建

葉旋得士衙

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隷誠私哀之故

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望因出令免梁俘

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

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須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護免自是漸疎之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臣禮因賜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為丞相嘗夜召之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頼事乎帝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正位謂之二八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曰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

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

愚按季才也前勸護請老後勸堅篡位何前後兩轍季才術士知小術而不知大義故尒雖然知人難哉武帝知其前不知其後

帝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

頻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
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
不甚宜民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頻等曰何神也遂發
詔施行賜季才絹布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信有天道
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
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
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
刺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

求去職優旨不許會張冑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帝問李才因言充謬帝大怒免其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李才局量寛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瑯琊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欵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別見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父文保贈司空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又領鄉兵擒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獸可擒周文不聽論前後功爵永平縣公邙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

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與穆相對泣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此人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為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卬山之敗穆授周文

駙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
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侄及緦
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璧圍
拜安定國中尉歷太僕卿從於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
子長城縣侯尋進大將軍賜姓拓拔氏
　子按宇文泰賜諸人姓皆宇文獨賜穆國姓耶恩於
　已而氏以國所以為奸雄
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

司以兄賢子為平高郡守兄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踐阼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廻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至此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

者動容護矜之特免甚死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為原州摠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别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上柱國除并州摠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鎮以鎮守民皆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户遷大左輔摠管如舊二年詔加太

傳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鐶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為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隋文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

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爲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隋文受禪詔曰公舊德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穆來朝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穆表乞骸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移都帝以初受命難之穆表言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

制度近小又宮内多鬼妖蘇威嘗勸遷帝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動至是省穆表復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杭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

隋書載詔曰穆社稷休命位極帥臣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顔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用法弘道示崇年德

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卒時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爲恨

隋書載穆遺令曰吾年官已極無所復恨竟不得陪
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
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
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
外詔太常卿牛弘齋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
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輩流中特
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琛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
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

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揔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家國公

所以不依它傳削其碌碌者非以榮穆蓋愧穆亦以危穆也

雄弟渾字金才仁壽初忿筠恡嗇遣兄子善衡賊殺之

求盗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移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

隋書曰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戕當從隋書

請絶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渾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起兵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深慮穆為迥所誘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熨天下隋文大悦又遣渾詣韋孝寛所述穆意

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楊州及筠死渾規欲紹父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

隋書曰述白渾有功于國當襲穆封

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為郕公渾仍襲焉累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

人于衆賢曰我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開由是結隙
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
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
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
也家世隆盛身握禁兵不宜如是帝曰公可覔其事述
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
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藴雜推之數曰不得反狀帝
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敏妻宇文氏出謂曰夫人帝甥

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當自求全因教言金
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生
民此天亡隋時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
萬餘已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内外親姻並募從征
吾家子弟必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
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
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
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卿家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

愚按金才殺侄而奪其爵且并及無辜瞿曇宜渾之及禍也雖然皆李穆不忠孽報

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舊唐書載武德元年詔曰隋右驍騎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禄大夫李敏並鼎族髙門元功世胄横受屠殺朝野稱寃然李氏將興天祚有應冥契深隱妄肆誅夷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寃旌善無忘寤寐金

才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可贈柱國襯國公　北史

論曰李穆與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嬰殊寵襯其見幾而動抑亦天民先覺然方魏朝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華盛朱輪華轂凡数十人見忌當時禍難旋及得之非道可不慎與　愚按睿雖有勸進一舉然不過畏禍耳與穆揚眉奮肘負周黨隋有別故不入恩倖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松年見別傳劭少沉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珽魏收陽休之等論古事有遺亡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時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收其書覽而悅之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表請變火曰臣謹案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視之果是車輞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方法帝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帝

大恱賜物数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為已瑞改元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歴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于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名火徳月五日五合天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

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勝黑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

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黒龍乗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黒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闘於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龍闘之歲為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闘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盖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黄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發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邑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

宣靜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

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成太平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陽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賓恭至尊代為之

愚按此事與周世宗得黙檢作天子木書而以趙匡

胤代張永德同宜入隋文本紀

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老子將度世自云代枯栢

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

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收亳州覲祠樹下自是

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

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

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帝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隋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隋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隋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隋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色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

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

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隋者二月之卦明大隋

以二月即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德教施行天下也

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

隋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隋楊氏出見也上六欲

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

九五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

義此二句亦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

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楊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揔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衡者言楊氏得天衡助也乇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授亳州揔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時停留三十

日也千里馬者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美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几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大隋受命

形兆之瑞始出天象爲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主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

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伏三皇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援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絶者法象不廢絶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德劣今皇子道始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濵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在隋也帝大悅以勵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爲字復言有諸物象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一作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王女乘雲控鶴之象别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風伯雨師人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往往偶對大王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

衆月也於次王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又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帝以為誠賜帛千匹又於是採民間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據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帝令宣示天下又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后崩又復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

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盤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

曰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生天之應顯然也帝覽之悲喜時蜀王秀以罪廢帝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帝然其言後帝夢欲上高山不能崔彭捧足李盛扶肘乃得上帝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長壽之徵帝聞喜見容色

其年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惟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秘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

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採迂怪不經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繁雜無足稱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殲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色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為僕從所噉劭弗覺惟

責內少救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励励依前閉目伺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締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荅曰惟締與綌服之無斁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帝將廢太子勇正窮東宮官屬充見帝雅

信符應因希旨曰比覩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影短日長去極遠則影長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苞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今大隋起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帝大悅布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

壽初充言帝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奏之因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無窮帝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

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

陳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
室征役繁重充乃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
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
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大業六年
遷内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天下
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
天文表陳嘉瑞曰伏惟陛下握録圖馭黔首以百姓為
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

初膺寶歷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
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
毫釐無舛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
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
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
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
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

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𢩿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異時間出今一朝揔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

東𢇁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奬成帝意在位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裴藴河東聞喜人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卒藴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請為內應及陳平帝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藴

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諫曰藴無功
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熲復諫帝曰
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
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
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
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
是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為樂戶
其六品以下至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

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

資治通鑑曰時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閲于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盈衢黿鼉龜鼈水人虫魚遍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倐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服錦繡繒綵舞者鳴環珮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空竭

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家代為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冐今進戶口皆從

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不盡加誅後無以勸

緼由是峻法理之所戮數萬皆籍没其家

資治通鑑曰玄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

皆坑于都城之南

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隷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緼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恃才負舊有無君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行役輕我童穉又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

誣罔及我即位內懷不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盗自可得数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檝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

何處有如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藴知帝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藴推鞫之處死帝曰未忍便殺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藴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民間帝弗知也以度遼之役進銀青光禄大夫及司馬德戡

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緼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倓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緼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愠不形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

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後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後主嘉嘆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貧無産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見情文理悽切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内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内當共

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大業拾遺曰大業初勑世基等撰十郡志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

俄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詔起令視事拜見曰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輙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

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遼東之役進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雁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詔朝野離心言其詐衆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又以高熲張衡等繼誅懼禍及已雖居近侍惟諂媚取容自後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之有告敗者抑損表狀不以實聞雖外間有變帝弗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

兵散

資治通鑑曰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正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

又東恭帝為越王時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

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数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内
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没因戲欷
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
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
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
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
特見親愛朝臣無比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遂恣
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

入世基舍而頽郚無頼爲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寳盈積世基弟世南國士也而清貧不立冡無所贍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弑逆世基見害

資治通鑑曰帝見執至朝堂猶問世基所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

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

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寤之懷自此
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世基殺之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父訥之見別傳矩襁褓而孤
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覩汝神識
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留情世事
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隋文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
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
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

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吴越道閉帝難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帝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

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再遷内史侍郎時突厥强

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數爲邊患後長

孫晟言主私通從胡矩請出使說都藍殺公主帝從之

公主竟見殺後都藍與突厥可汗搆難屢犯亭鄣詔太

平公史萬歲爲行軍揔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

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公竟不録帝以啓民可

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后崩太

常舊無儀汪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不及書典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

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風行

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摸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皆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地遠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

户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滋疎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户揔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氾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通誠款翹首顧為臣妾聖情含養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

問西方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幷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委之後遷黄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

隋書食貨志曰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惧慴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懐略進銀青光禄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民間士女列坐棚閣縱觀皆

被服鮮麗終月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
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
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
資治通鑑曰胡客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
豐饒例不取直其中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
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
為市人慚不能荅
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成

奚朕未發矩轍以聞自非奉國丹心孰能若是帝遣將
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
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
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
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
域珍器從帝廵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突厥
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以
封箕子漢氏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

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陛下安得不事使冠帶之境長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于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遠暢慮後服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語王令速朝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右光祿大夫時皇綱

不振人皆憂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聲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淳易可間由內多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

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其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

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唐高祖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甞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待人多過其望雖厮役皆喜時從駕驍果數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

果無匹合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竒計也因令矩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姧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侍内隨化及至

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
蔡國公為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化及敗為竇建德所獲
以[illegible]隋[illegible]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
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間
憲章頗[illegible]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矩與其將曹旦等
留守洛州旦長史李公淹及唐使魏徵等說旦反齊善
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
舉山東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